

孔雀东南飞

楔 子

《孔雀东南飞》古时收入乐府，是一首好詩。我們查一查，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五字，为我国至長的一首詩。至于何人所作，沒有人知道。詩前面有序，当然是后人补的。序說：“汉末，建安中，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，为仲卿母所遣，自誓不嫁，其家逼之，乃沒水而死。仲卿聞之，亦自縊于庭树。时人伤之，而为此辞也。”这篇序，虽屬短短的几句，也可見那时人对于这事的悲哀。序里所說建安，是汉献帝的年号，不久，汉亡，曹丕篡汉，进入三国时代，到現在也就有一千七、八百年了。一千七、八百年，这篇詩犹膾炙人口，可見婆婆虐待兒媳，也已傳之很久。詩上末尾說：“多謝后世人，戒之慎勿忘。”为婆婆的眞可以三思。

詩上称的焦、刘二氏的家，是廬江府。这廬江府，就是現在的安徽潜山县。潜山县在汉末时代，和曹操的地区交界。在那个时候，那里是很丰美的地方。廬江府地区是屬东吳的，不过地虽东吳，名义上还是汉朝，所以老百姓自称大汉之民。至于地势，靠北边一帶，就是几百里不断的皖山。靠南一帶，差不多都是平原。那时潜河还有相当深，几百根的船，可以相通。山水也十分秀丽。

我也是潜山人，家住在黃土嶺，离出事的地点小市港，相距只四十里路。有时虽回家看看，对刘蘭芝的事，詩尽管讀得爛熟，事就在我家乡附近，我簡直不知道。現在把县志

一查，向几个老人一問，才曉得焦、刘二氏的地方，都在南乡，而且刘家就在小市港。据一般人傳說，二棺合葬的地方，叫做“小渡”。“小渡”面临大坂，叫做“阿焦坂”。这些故事，六十年以前的老人，大多曉得。六十年以后，大概慢慢地忘了。

这次我决定將《孔雀东南飞》改为小說，就写信回家，問問情形。家中人得信之后，便細細探訪，把得来情形，告訴了我。回信还說，焦、刘二家的后代，还没有寻着。至于“小市港”，果然一度改名叫“小吏港”，这表示紀念一位小吏。到了清朝，不知为什么原故，又改称为“小市港”，恢复了原名。“阿焦坂”却没有改掉（这个阿字，又說是个臥字）。不过，这里發过大水，完全改变了样子，关于小渡的情形，却没有提到。我打算异日还家之便，亲自到“阿焦坂”、“小渡”看看，或者能得点什么东西，也未可料。但是“小市港”为焦刘婚姻經過一場熱鬧，大概無問題吧。

現在言归正傳，就在这里下笔。

一、是誰彈箏篴

三月的天气，正是不寒不热的时候。揚子江靠北，有个府城，叫做廬江府。这廬江府位于温帶，凡是三月的时候，碧綠的梓树、柳树，都盖着嫩綠的天棚，把村庄完全遮起。而且桃树和其他同季节的树，开着紅色的花，三株兩株，在綠树旁边，正是紅綠相襯，非常好看。加上一灣流水，上面加上板桥，或者一帶丘陵，上面加上杂树，人如果站在平原上一望，真是圖画一般。

廬江府城，就在这紅綠顏色的当中。在如今說起来，原

来这个府城，在現在廬江县城西一百二十里。到了汉末，又索性一移，就移到現在兩面环山、兩面平原的所在，就是現在潜山县城。县城南端，一座磚砌房屋，开了八字門楼，这就是姓刘的住所。

南方的房屋，不像北方，进門以后，一个斗大的天井，便是正屋。自然也有例外，天井略大一点，可以栽一兩棵树。这便是大的房屋，分給几家住的。刘家天井稍微大一点，但是也沒有树，只是鵝卵石面地，經過長期的陰雨天，長了滿地的綠苔。

不过这屋子外面，風景很好。当門兩棵大樟树，映着綠陰陰地。靠右是桑田，环绕半边屋子。左边是鄰居，兩家隔一个院子，院子有几棵杂树。而杂树里面，便有兩棵桃树。这个日子，正是紅艳艳地。

这日正是太陽当頂，里边向左的房里，正把兩扇窗戶打开，有一位姑娘隔了窗戶，看着兩棵桃花出神。就在这时，听到一个妇人道：“蘭芝，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沒有了，在做什么呀？你是理一理箜篌的稿子嗎？”这說話的是这屋子的主妇。她有兩個兒女，兒子叫刘洪，女兒叫蘭芝，她自己姓文氏。她說話时，走到房門边，上身穿淡黃色的夾衫，虽挨着門走，並沒有沾一点灰塵在身上。

在屋里的少女，便是刘蘭芝。这时就离开座凳，慢慢起身。她道：“我在屋子里看花呢。你瞧，这花多么好看。箜篌的調子，我很熟，稿子不用理了。”

文氏站在門边，对女兒看了一眼，見她穿件綠罗衫，下穿織蝶裙，头上梳着盤云髻，也是干淨非常。便想着，女兒这副停当样子，隨便到哪里去，要和許多閨秀比上一比，也可以比得过啊！因道：“南門外桃花，开得正好，兒既爱看花，



何不前去一游？”

蘭芝道：“不去也罷。過路人多，反有些不便。”

文氏點點頭道：“是，反而有些不便。這幾天兒讀詩經，讀得多好，今日下午，教書的先生來了，兒又要念新書了吧？兒倒不可荒疏了。”

蘭芝道：“是，不會荒疏的。”

文氏道：“兒現在還是讀書呢，還是織絹呢？”

蘭芝想了一想，因道：“還是織絹吧。前日媽媽吩咐織絹，便將新絲上了機子，織了兩天，還不曾取下。兒今天要抽一點工夫，把絹取下才好。”

文氏道：“也是。你十三歲，娘告訴你上機子，你倒是很好，一教就會。十四歲啊，就教你裁剪衣服，也算裁剪得很好。你織絹雖然趕不上家里用，可是一年二年，你就要尋婆婆家，婆婆是好的呢，那倒罷了；不然，三天兩天，就要兒交出絹來，恐怕兒交不出來啊！這時，在家里練練，也是好的。”

蘭芝因母親說到了婆家，不好答話，低頭說“是”。

文氏看看蘭芝，倒是和順，進得門來，走近蘭芝身邊，輕輕將她肩膀撫摸几下，因道：“我走了，兒去織絹吧！”說畢，轉身向堂屋里去。

蘭芝自母親去后，便把屋角邊絹機上的擋灰的粗絹拿掉，就坐將下去，織起絹來。

劉家的規矩，請了孩子的母親堂弟兄文西園做先生，每日下午，到劉家來坐上一個多時辰。蘭芝的功課，就是前兩天抄的。西園來了以后，就上書給她讀。雖然說女子讀書，自古都沒有好好的出路，但在漢朝的時候，自己抄書自己讀，女的讀書，就比后幾個朝代多。文西園天天來教，見蘭芝十

分聰明，也十分欢喜。

这天下午，文西园来了以后，蘭芝的絹已織完了，就到堂屋里拜見先生。西园正面落座，他座前摆了一个炕桌。他盤膝坐在炕桌里边，坐的是小小的絲棉墩子。蘭芝坐在炕桌对过，也是盤膝而坐。

西园道：“今天不講詩經，講的是論語，你抄了沒有？”

蘭芝道：“抄了。”說时，把面前的書卷，像画一样展开。这正是古时候的書卷。

西园点点头。他也把自己帶來的一卷書，攤在桌上，把論語第四章，从“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”講起，直到“吾何以觀之哉”为止，直講得太陽晒着东方牆下，方才完畢。講完了問道：“書講完了，有什么不懂得的地方嗎？”

蘭芝道：“先生講的，大概都懂了。但是末了有几句，还未曾懂得透徹。就是‘子謂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謂武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’未能全懂。”

西园点头道：“韶，是舜帝时的一个乐名。武，是周武王时一个乐名。舜用韶起舞，覺得尽善尽美。周武王用武作曲，虽然說乐是頂好的，但不能够尽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周武王用武力平治天下。”

蘭芝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懂了。”

西园道：“我倒想起一事。人要学乐器，也应该尽美、尽善才好。現在你学的乐器，是一种箜篌。这箜篌虽是一种乐器，彈得也好听。可是它的調子，多半是激昂的，也可以抄書上一句話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真要学乐器，倒是琴可以学一学。”

蘭芝道：“先生說得是。但是箜篌也可以奏平和的曲子，先生哪一天工夫閑些，我彈一段先生听听，好嗎？”

西园道：“很好，下次我来早点，学生可以彈一彈。今天的書，就上到这里，我走了。”說着，他起身緩緩走着。虽然西园是天天来的，蘭芝还是送到屋檐边。

文西园走出了門，順着冷靜的街道，向东門走。太陽照着街上，約有兩三尺高，只見金黃色塗了牆脚。那兩旁有几棵樹，嫩綠叶子为風所吹，瑟瑟作响。西园觉得这冷靜的街上，倒是很有味，越發慢慢地走去。

行到一条巷口，一个年紀輕的人，由这巷子里出来。那少年身着藍綢衫子，头戴藍色头巾，似乎有点急事，只管把袖子反轉在身后，提起步子急走。西园仔細一看，便道：“仲卿，为何这样的忙法，熟人都沒有看見嗎？”

那人听文西园喊了，便对这面一看，立刻站住了脚，便拱拱手道：“西园老伯，我有点急事，所以熟人在前，也看不見，恕罪恕罪！”

西园走近了兩步，和焦仲卿并排，便道：“你家里出了什么急事嗎？”

仲卿微微地笑道：“倒不是家中出了急事。府里来了公文，十分重要。府君就給我們抄写。正午买了兩個燒餅，胡乱吃了一點，仍旧抄写。剛才方始抄完，急忙赶回家去，叫家中老母炒碗飯吃。所以行路走得匆忙，老伯幸勿見怪。”

西园笑道：“你是沒有吃飯，所以忙成这个样子，那么，你就請便罢。”

仲卿笑道：“不在乎这一会。我倒想起一件事。每日下午，老伯似乎都到南城去，我好多回遇到老伯。”

西园道：“是有一点兒事。有一位叔伯姊妹，她有一个女兒，倒也聪明，叫我每天下午，給她上几篇書。我是教書的

生的人，自然答应。仲卿每次碰见我，正是去教书的时候。这也和你一样，读书多年，要进取没有路子，就只好混混这碗饭而已。”

仲卿道：“令亲是哪一家？”

西园道：“我那敝亲堂妹丈，已经去世了。现在只有一个外甥，名叫刘洪。他家住在南門里正街，門口兩株樟树，照得全屋碧綠，那就是刘家。”

仲卿道：“哦！就是刘洪家。这刘洪常在衙門里跑，我們倒有点头之交。南門里面，是有一家，門口長了兩株大樟树，原来这是令亲家里。有次，我走門口經過，是一个月亮晚上，听到箜篌之声，我倒是听了一会。”

西园道：“那正是舍亲家里。”

仲卿道：“这正合了古人那句話，人不可以貌相。刘洪彈起箜篌来，真是哀怨絕倫。”

西园听了这话，只是微笑。

仲卿也不知道他笑什么，也許文西园还有事，不要多談了，而且自己也要吃飯，便拱拱手和西园告别。

到了次日，西园照例到刘家去教书。書教完了之后，蘭芝就笑着对西园道：“今天还早，搬出箜篌来，对先生彈一彈，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西园理一理鬍子，又看了一看天气，果然時間还早。就道：“好的。你彈一彈，我来靜听。”

蘭芝答应一声，便起身把箜篌搬了出来。箜篌有个四脚架子，蘭芝就挑了座前空地，把四脚架支起，自己慢慢坐下，將絲弦整理，笑道：“我彈一个‘东門行’吧？”

西园点点头。

于是蘭芝彈了起来。只听箜篌叮叮当当一陣清明之声，

有种拔劍欲去、既而又为妇人正言留下之感。

西园道：“这歌辞很好。相傳有士人不能安貧，拔劍將去。妇人留他，願不求富貴，不可为非。学生彈得出来夫妇劝告之声，頗是难得。”

蘭芝道：“还有一曲，是‘飲馬長城窟行’。相傳秦筑長城，死人太多，老百姓哀怨，就作了这首歌子，我彈一彈，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西园道：“写老百姓哀怨，这正是箜篌所長，好吧！你彈一彈吧！”

蘭芝这又把箜篌彈起来。这首歌辞，比“东門行”更要悲怨。一陣彈过，那大門口樟树叶子，像綠山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这就是說，树叶都不动，箜篌这乐器，感人太深了。

西园等她彈完，自己离座站了起来，嘆道：“的确是好。但是你所感到的，都是十分悲怨的。就是書上說的，未尽善也。論起这箜篌之声，我們是受感动的。可是这感动啊，……哎！”說着，站起身来告別。走出大門，却見樟树底下，一个年輕的人，手里拿了樟树的枝叶，站着盤弄。西园一看，正是焦仲卿。便道：“仲卿，何以会站在这里？”

仲卿施了一礼道：“午后恰有一件公事，送到南門外去。回来之后，經過这樟树身边，我就記起老伯言語，这是刘家門口。看了一眼，正想要走，忽听到絲弦彈奏之声，原来是奏箜篌。彈得真正好，激昂慷慨，与平常調子不同，我就听了下去，不想与老伯相遇。”

西园道：“足下听乐，也听呆了？”

仲卿道：“的确是太好。刘洪学得这样一手好彈法。”

西园听了他这番話，沒有作声。

仲卿道：“刘洪彈法这样高明，哪天有空，要煩刘洪兄当

面彈上一彈，老伯可能先向刘洪兄言語一聲？”

西園听了這話，只是微笑。

仲卿道：“天色快晚了，須要趕回去，老伯，我要少陪了。”

西園說聲“請”，拱手而別。

這焦仲卿听了箜篌，雖然說一聲“好”，事情過去，也就算了。與文西園分別了七、八天之久，衙門公事少閑，這日下午，已沒有什麼事，順便離開衙門，向城外走走，也看看山景。

出城走了兩三里路，對面的皖山，兩支山腳，直要伸到面前。山腳的松樹都剛剛長齊了青色松針。還有山腳下人家，都栽了千百竿竹子，也正是綠色膩人。有支山腳斜斜地朝西而去，山下抱住一條河，這就是潛水。仲卿走的是田中間路，四圍樹木，叢叢密密。田里麥苗，長得比腰還齊，遠遠看去，一片碧綠，東南風吹來，一陣一陣的麥浪，十分好看。

正在此時，忽見西角上，有人騎了一頭驢子前來。那驢子也是順着麥田中間路走，所以驢子只露了上半身，下半身為麥所遮掩。驢子上騎了個老者，上身穿了紫色絲袍，頭上戴了儒巾，嘴上長了一把黑白相兼的鬚鬚。老者似乎也貪看山色，不住回頭看。仲卿一想，這老者好像讀書的老文人，你看他只管領略山色哩。正這樣猜想，老者騎驢到了面前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是文西園先生，連忙施禮。

西園笑道：“城外觀看山色，好雅啊，這是誰呢？原來是仲卿老弟。”說着話，跳下驢來。

仲卿道：“這哪里算得雅？坐在抄書的桌上，日日抄書，今日無事，到城外散步散步。啊，好一件紫色絲袍，老伯新做的吧？”

西园道：“哪有許多閑錢去做新袍子穿。这是教書得来的，是刘府上为我做的。”

仲卿道：“那自然是刘洪家里了。”

西园道：“是他家里。我有一房远亲，住在乡下。今天是他父亲过七十岁生日，特意借了这匹毛驢跑上一趟。”

仲卿道：“刘洪倒是好礼，曉得先生出門会客，要穿好一点的衣服，就給先生縫了紫色的絲袍。”

西园听了这话，低头將紫色袍子一看，又对仲卿一望，也沒說什么，只是微笑。

仲卿道：“老伯不必客气，請上驢吧。”

西园道：“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大概你还要看山景吧？”說着，把驢牽到一边，身子跳了上去，看到仲卿站在路边，回头拱手而去。

仲卿一想，刘家真是不錯。哪天在街上遇到刘洪，須和他亲近亲近。自己閑玩一会，也就回去。好在都住在一个府城里，要見起来，也很容易。过了兩天，仲卿下班以后正遇到刘洪，老远就作揖道：“洪兄，有好些时候沒見啊！”

这刘洪是蘭芝的哥哥。父亲死去，丢下些财产，倒由他享受。他在街上的一家店里，搭了几文干股，自己也沒事。不过是衙門中人，他倒是好接交，这也是通声气之道。这时仲卿打招呼，他連忙还礼道：“仲卿兄。是，好久不見。原因是出門去販卖东西，好久沒有在街上走走了。”

仲卿說着話走了过来，因道：“哦！出門去了。你家有人会彈箏篴，每当月夜，走你府上門前过，箏篴恰好彈起，真是好听得很。”

刘洪笑道：“这是小孩子玩的玩艺，不中听。”

仲卿心想要問一問他：是你所彈吧？轉念一想，恐怕不

大妥当，不問也罢，便道：“公事完畢以后，無事可干，頗想到朋友家里談談，吾兄何時有空，小弟意欲奉訪。”

刘洪道：“那好極了。仁兄何時走訪舍下，事先提及一聲，小弟在家等候。”

仲卿道：“這就不敢當，無非閑談。何日經過府上門口，進去奉訪。仁兄如有公事，并不在家，也不要緊。”

刘洪道：“小弟下午總在家，我兄公事辦完之后，下午到舍下，正好。”

仲卿連道“可以”，一揖而別。

二、听來兩月中

光陰最容易過，焦仲卿与刘洪揖別之后，一直不得閑，有半月的時間，沒有工夫去會他。這天已經是四月初旬，下午恰好無事，便想到去刘家一趟。刘洪說過，下午總在家中，大約可以會到。這樣想着，便向刘家而去。

偏是仲卿猜得完全錯了。這天不但刘洪出門去了，便是文氏和蘭芝，也已出門去了。因為文氏看到天氣甚好，便對蘭芝道：“今日天氣不壞，蘭芝，我帶你出去玩一趟。你看，太陽晒得人只要穿件單褂子，地也非常干燥，四、五天沒有下雨。走起路來，并不吃累。”

蘭芝道：“上哪里去呢？”

文氏道：“南門外有條大河，沿河栽了無數的柳樹，在那樹蔭下站着，望望那條清水，有無數的游魚，游來游去，很好玩的。”

蘭芝道：“那野薔薇和石榴花，鄉下很多，我們摘些野薔薇回來，多好！”

文氏所說女兒願去，就母女各換一件衣服，看看還只半下午，天色還早，就出門來。先在小河上站一会，后又到兩處村莊，看看莊稼。蘭芝真地摘了一把野薔薇，又摘了几枝石榴花，太陽剛要下山，母女才一同游罷回家。

她們回家的时候，正好焦仲卿到她們家中拜訪劉洪，他自己走到天井里，叫聲“劉洪兄”。隨着這聲音，出來一位少婦，問道：“劉洪不在家中，先生貴姓？”

仲卿見那少婦，好像是劉洪妻子。便拱手道：“我叫焦仲卿。並沒有什麼要事，不過找洪兄談談。既是不在家，改日再會。”說畢，自回轉身來，向門口走。

這事真巧，他剛要出門，遇見蘭芝在母親前面走，她跨過門來，叫道：“嫂嫂，我們摘了一大把花。”她頂頭相遇，一位二十歲青年，看他穿一件藍羅單衫，頭帶方巾，眉目清楚分列，也不敢多看，只得停步不走，站在門洞里边。仲卿原也是一楞，但是立刻明白了，這必是劉洪妹子。匆匆地一看，鵝蛋臉兒，兩道春山，微彎着向里，兩汪秋水，正中鼻子微微拱起，看她呆住了，不能不理，便微拱手道：“小姐請進，不會擋住路的。”說畢，便退後兩步。

蘭芝看這男子，倒還很懂禮節，她拿花在手，輕輕道了個萬福，就快跨着步子，向堂屋而去。仲卿看到蘭芝走了，正想迈步，正好文氏進來，因此還不曾動身，見着老夫人，又是一揖。

文氏受了人家一揖，連忙還禮。問道：“先生莫非是來找劉洪的吧？”

仲卿道：“是的。劉洪兄已經出去了，在下也沒有什麼要事，留着下次再談吧，告辭了。”說畢，又拱了拱手。

文氏道：“坐下談談么。劉洪是我兒子。足下有什麼事要

同他談，那和我談，是一样的。”

仲卿道：“哦，是老伯母。没有什么話談。因看見文西園老伯穿一件紫絲袍子，当时問过，知是府上所送。我想你府上这样礼待先生，实在难得。今天無事，过府来，談談为学生之道。”

这话倒中了文氏的脾气，笑道：“这也不算什么，一件紫絲袍，要不了多少錢。不过，你足下为这事跑来一定要談上一談，足見得足下待先生也一定不錯的了。請到堂屋里坐坐。”

仲卿因是老人家所留，不好拒絕，就跟到堂屋里来。这堂屋旁边席子鋪得很長，中間放了炕桌，兩边摆了兩個絲棉墩子，文氏就請仲卿坐在墩子上，自己找个坐的墩子，側面相陪。

文氏道：“先生貴姓？在哪里做事？”

仲卿道：“在下焦仲卿，于今在府衙中，当了一名小小的書吏。真是書沒有念得好，慚愧。”

文氏道：“足下有几位兄弟呢？”

焦仲卿道：“舍下就只有一个妹妹，並沒有兄弟。”

文氏道：“这倒巧得很。我家刘洪，与焦君一样。”

仲卿道：“哦，刘洪兄也是一样。伯母家教，实在好得很啊！每天下午，由府門口过，都听見讀書之声，想必洪兄受伯母指示在補習功課。”

文氏听到这一問，不好說什么，可是人家問的是好話，不容不答复，便道：“补課不是他，他偶然補習一二。”

仲卿道：“洪兄彈得一手好箏篴啊！”

文氏道：“箏篴你也听过的？”

仲卿道：“听过，听过。記得有一次，西園先生也碰到了晚生，当日下午，晚生經過府上門口，忽听得里面箏篴大作，

晚生就站在樟樹下面聽了一次，真好。”

文氏聽說，嘻嘻地笑了，對仲卿的話，並未答复。仲卿因這是一位長輩，也不便多說話，只談了幾句家常話，就起身告辭。文氏也沒有留他，這事就這樣過去。

却是仲卿雖無心談話，蘭芝聽了倒早已心中一動。原來她聽到文氏把仲卿留在家中談話，心中想道：不要因他碰到了我，少不得要見怪人家吧？人家倒是很客氣的，不要錯怪人家才好。她站在堂屋旁邊，便偷聽一会，偷聽下來：他說到讀書，說到箜篌，都是說好，尤其是箜篌，他說在樟樹下聽了一次，真好。難道這位焦仲卿，也懂得箜篌嗎？當時放在心下，未便說出來。

南方雨水是多的，過了兩三天，天氣忽然變了，整天斜風細雨。過了一天，還是鬧着陰雨不斷。蘭芝望了天井里的天，只見門外的大樟樹，高出屋脊幾倍，這時被細雨淋着，被斜風刮着，只覺東南風一吹，那豆大的雨水點兒，劈劈拍拍地落在屋頂上。

忽然天井那邊，焦仲卿突然出現，他手上拿了剛收起的一把雨傘，對蘭芝施一禮道：“小姐，動問一聲，劉洪兄在家嗎？”

蘭芝先回一禮道：“在家里呢。”就向右边叫道：“哥哥，有人找你啊。”劉洪果然出來了，見着仲卿，連忙施禮道：“這樣陰雨天，仁兄還冒雨而來。”

仲卿道：“仁兄看我多次，總是不得空回看。今日天氣下雨，料想仁兄在家中，所以一來就遇着了。”

蘭芝見二人已交談，就避開來人，自己回到房里去。當下想着：這焦仲卿為人真好，知道陰雨天，我哥哥一定在家，就冒雨而來，這朋友真可交啊！轉念一想：這樣斜風細雨，

